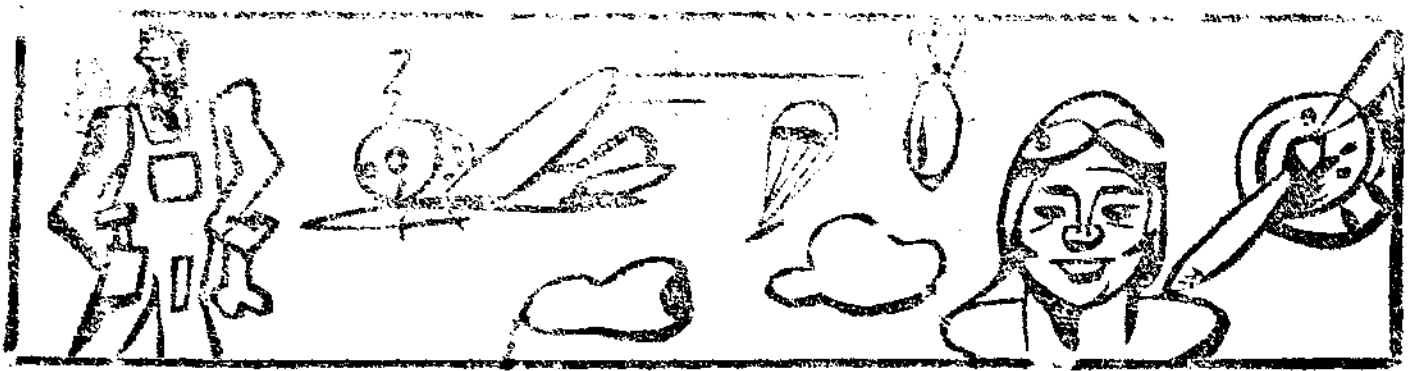


中國的空軍



南京圖書館藏



目次

偉大的空運時代(論文) 雲 出一六一

同盟空軍演繹敵實錄 宋 絲 一六五

出擊演繹記 龍 夫 一六七

麥克米蘭隊長訪問記 朱 民 威 一七一

記高冠才(人物誌) 周 忠 緒 一七〇

詩 他們 希 文 一八三

雪地觀小蒼鷹起飛 孫 躍 冬 一八四

你喲，祖國的鐵鷹 甘 運 衡 一七八

空軍的勝利在歷上(雜文) 李 文 遠 譯 一八一

我們擊下第一架日本飛機(美·斯密司等) 血 軍 一八六

夏之黃昏(散文) 饒 戈 一八九

在飛機裡做夢的故事(小說) 王 樹 剛 · 呂 熊

中國的空軍

第三卷第六期

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中國的空軍出版社
成都二十四號編輯

社長：簡 樸

副社長：諸 君

主編人：陶 樵

編輯：龔 儀

總經理：鐵 風 出版社
成都通遠門外百號

印刷者：航空委員會印刷所

每月十五出版

零售每冊二元
(外埠酌加郵費)

訂閱辦法
物價增長過速
自本期起暫停
徵收定戶



偉大的空運時代

雲出

三十一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是一把利刀。緬境敵軍這一天占領臘戍，也就是這一天，我們與盟邦陸地上的交流作用中斷了。

不幾日，敵人更由臘戍向北衝犯，一路衝到我滇境怒江邊的惠通橋畔，一路攻入中印公路中樞站密芝那。從此中印公路被攔腰切斷。

臘戍東北，怒江惠通橋以西這一段滇緬公路兩旁堆積待運的物資因敵軍衝進太快，（四月廿九日占臘戍，五月六日到怒江，）不及搬運，而全部被燒燬焚燒丟棄。

這自然是我國目前抗戰的一大打擊，我們不能漠視這打擊所予的影響。因為今後不僅緬甸將不復是友境，而且成了另一友境印度與我國之間的障礙。此外，三年來由仰光入口的物資千辛萬苦運到滇緬邊尚不及渡怒江，就又被敵劫奪以去。

似乎一切都殘破了，一切都不存在了。

一一

果真是這樣的嗎？果真是一切都因此而改觀了嗎？

我們能不能由過去堅苦奮鬥中找出一點例子來，引伸出一點辦法來，或者找出一些新的光明來呢？

我們看看除美國之外的二個盟邦支持應戰的例子罷。

首先是英倫三島。法國完結之後，西邊孤立在大西洋中，東部傍着恐怖的歐洲，德國人眼看就要入境似的日夜拿飛

南京圖書館藏

機來轟炸，開路，美國人不能幫助他，俄國人在德蘇不侵犯的紙片上假寐不理，英國人終以無比的英勇渡過了孤立無助的一年。（一九四〇年六月德國屈服至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時為止）

其次，我們說蘇聯。當一九四一年夏德軍捲地而至的時候，一般人都說莫斯科列甯格勒可守到何時，高加索油區能保持多久，是不可料的。然而當德軍已在威莫斯科城大門，包圍了列甯格勒時，蘇聯雖毀了全部烏克蘭鋼鐵、煤、水電、軍火工業，但仍能以烏拉山區的軍火，以及北冰洋、波斯灣、海參崴入口的英美物資增援前線，對於三面被圍的列甯格在一條路不夠運輸物資前往支持時，尚有一個湖上利用冬季的堅冰造成了一條冰面公路，開了幾千輛卡車，裝載魚、肉、麵包、子彈前去增援。

這使得蘇聯渡過了最艱苦的一年，到達一九四二年的六月而不卒倒。像做接力賽跑，又像賭最後的資產，這其間美國站起來了，美國的戰時工業戰時動員全部奠基了。

三

我們如今正陷入孤立的被包圍的情況中，四面有三面是敵人包圍着，一面則是西康西藏的高山羣與新疆的沙漠梗阻着。

沒有海運，像美國接濟英國，像英美合同接濟蘇聯。

沒有陸運，唯一的一條西北公路只能比滇緬路更無效果的跑駝駝、板車、和二噸半的卡車。

我們果真無辦法的窒息以死嗎？或者說，失血而枯絕嗎？

這答復是：不會的，不會的。

我們過去，從二十七年多丟失廣州以後，香港輪運粵漢車運不存在以後，打到現在，已經三年多了。

這三年多，全靠的是西北公路與西南公路。

如果我們明白公路汽車的運輸量之可憐，以及汽車運輸的動力消耗巨大，就可以知道這是不像理想中那麼愉快的一件事。

一輛汽車，普通都是載重二噸半或三噸的。從臘戍到昆明的一千一百四十六公里路程，如果五千輛汽車運輸物資的話，那嗎要——

二十天行一個來回，所運物資是一萬噸。（約有半噸載重量為裝運昆明回返臘戍的汽油所佔，故每車以運二噸計。）半年，共有九個二十天。那麼半年之久，可以運進九萬噸物資到昆明。當然，到昆明之後，還有若干問題，如戰具又要運往戰場，機器則要運往工廠所在地。

西北公路情形更不用說。

目前我們簡直可以這樣講：最近三年來，我們的抗戰就是靠這麼微弱的運入量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物資來支持的。

滇緬路並不萬能，牠是一條物資輸血管，但是太微弱了，像人身上的微血管一般。

四

以後如何呢？

德國攻挪威的時候，沒有鐵路把兵輸去，因為德挪之間隔了波羅的海。海運也不可能，英國人早已把航線佈滿了水雷，派艦巡弋。於是德國早已預備好的一著棋用出了。容克五十二型的運輸機把德國傘兵送到挪威的奧斯陸，以及各海港機場，實施佔領之後，一百架五十二型容克機接着又往返運着大量全武裝的士兵到所佔各據點去增援，去擴張戰果。挪威如此陷落了。

以後德國人如法泡製，凡是鐵路不及之處，凡是有水相阻之地，就用空運機，閃擊荷蘭、比利時，用空運機閃擊希臘的克里特島，用空運機，增援意大利支持不住的北非利比亞陣地。

容克五十二型空運機，這萬能的利器，不過是一種落伍的老舊飛機，如同一九三九年式的卡車一般，每機只能裝全武裝士兵十二人而已。

可是，多麼神秘，多麼威武啊！

作為反侵略國家總兵工廠的德國自然不會落後，所以，更新型的空運機也在日夜加工趕造之中了。

第一個消息是，正當英德在利比亞沙漠中從事夏季戰鬥的期間（一九四一年），沙漠中的熱灼空氣，使人乾渴得要死，使坦克水箱沸騰，人與機器都要水，要水。

於是，美國就傳出為英國製造可裝十四噸水的空運機的新聞。這種飛機叫空中蓄水池。

由於德國人用空運機、滑翔機，美國人也在西部趕著訓練幾千名滑翔機駕駛員，又在製造一種可乘十五名全武裝士兵的大型滑翔機。

我們更知道，美國的空軍中堡壘自重二十噸，載重十二噸，D-19式超堡壘則更大。最近美國已在製造二百噸重的巨機，裝油一萬一千加侖，航程可達一萬二千英里。

自然我們不必想到那麼遠，只把最近盟邦二件新聞加以抄錄，就足夠使人喜悅的了！

其一，五月二十三日印度新德里當局宣佈，自四月至五月之間，英空軍，美空運隊，中國航空公司三單位所派飛機，由密支那共撤出八千六百十六人（傷兵平民），投擲食品衣物四十四噸，給予途中逃難者。

其二，美國東方飛機廠已代美陸軍部製造一種零四十六式運輸機，可運兵五十人或貨物九噸半，且可作長途飛行。

倘有此機廿一架，每架每日飛行三次，其效力等於滇緬路上卡車四萬五千輛。運輸機一架之效力等於卡車二百十五輛。

五

我們做夢也未想到有四萬五千輛卡車在滇緬路上往來奔馳，替我們運輸軍火。（過去滇緬路所有卡車最高數僅及五分之一而已。）

如今，由於緬甸失却，正當我們更為孤苦時，由以上各情所啓示的新時代到臨了。

「此間為喜瑪拉雅山下一片青葱地，美國對華空運站即設於此。美國接濟中國之軍需即係由美國飛機經長途飛行運往中國，而此間即為空運之站。」（五月二十八日印度某地電）

這個時代，就是空運時代！

我們記着，一架僅運九噸半的空運機可以勝過二百一十五輛卡車。如果這種飛機有二十一架，那我們即等於把滇緬路在中印天空重新築成了。而且運輸量太過四月二十九日以前的運輸量十倍。

要是美國派更多的零四十六式空運機來呢？

我們一般人聽說的是不止此數，約在××架之多。

所以，黃金時代又光臨了。

一個新的偉大時代！

六

可是，有了物資，只能壯了胆，行動時有了憑藉。

物資不是行動本體。本體是什麼？

是今日在憂患喜悅之中的人：你和我，全部國民。

如果這個黃金的空運時代不欺騙你我，你我也該對得起這個時代才是。

首先得要求從事這種空運工作的人：飛的，修理的，打雜的，地面的，每個人忠誠負責。

不要做滇緬路上的奸商與壞司機！

其次，每個用物資的人要設想，這里面滲透了美國人的血汗，科學家技師的腦汁，飛行員的生命。每一件物資都是

這些極可珍貴的東西鑄成的，要不浪費，不變質，要上百倍的發揮功效，早日消滅敵人！

偉大的時代到了！

偉大的行動期快開始了！

六月一日成都

東海 · 鐵雨

出擊滇緬緬記

東 絲

見到Cxx，他微笑地迎接我。他一看見了我就知道我的來意，我也知道他知道，就掏出了鉛筆與拍紙簿。他的微笑擴大了些；顯然，滇緬前線上空活動的情景在他的腦海中浮現着了。

「這次的出任務很輕鬆。」他說。

「輕鬆？」我向他投射着詢問的目光。

他笑了，「敵機不敢在前線活動，我們很輕鬆地飛了去，轟炸他們的砲兵陣地，他們的坦克車，橋梁，公路上的汽車，我們盤旋着，仔細地瞄準目標，投下一個炸彈，再盤旋，再投下一個……炸彈投完了，再低空掃射。然後，於是輕鬆地飛返基地，十幾次任務都是這個樣子。」

連他的話都是那麼輕鬆地說着，我看出了他的心情很愉快。自然，一個採訪者總是貪婪無厭的，總要生方法讓對方把一切盡情地吐露出來。

「聽說還炸臘戍來？」我再伸一把鉤子。

「是的，我們的轟炸地點是：龍陵，畹町一帶，及臘戍。他又默然了。」

「沒有與敵機遭遇發生空戰？」

「沒有，我們是美志願隊掩護出動。敵人的零式很怕我們志願隊的戰機。」

這位轉戰南北，曾在湘北與敵驅逐機鏖戰半點多鐘的戰士又那麼恬靜的默然了。

「希望C先生多供給一些這次出任務的資料。」我終於

拿出最後一件拙笨的法寶了。

「沒有什麼可說的。」他想了想說。

我笑了。也許他看出了我這個笑是貪婪者的笑；他說：「因為沒有什麼阻難，所以也就感覺得平凡無奇了，美志願隊的人也是覺得沒有什麼味道。一架美機可以打他六架零式，毫不費力氣。你想，這有什麼來？制空權完全操在我們的手裏，在前線，我們任意地活動，轟炸，掃射。飛返基地，也不必擔心他們的襲擊，安心地休息，檢查機子，修理機子，第二天再去。沒有什麼值得說的。」

於是他又說了個比喻：一個象棋國手與一個剛會跳馬的人下棋，是不會有什麼興趣的。他笑了，我也笑了。

「這一次我們盡量地發揮了這種輕轟炸的性能。使用得最完滿，最合乎理想。所以我們盡量爭取出動的機會，大家出任務的情緒很高。」

其實並不是絕對地沒有阻難，沒有鬥爭；不過不是敵人的阻難，不是跟敵機鬥爭，而是機件的阻難，跟本自然鬥爭罷了。

輪到出任務的，誰也不願意放棄這打擊敵人的機會。一次，機工長說：「這架機子今天怕不行。」準備出發的吳隊員說：「沒關係。」於是他們這一組人跳上了機子出發了。飛越了羣山叢嶺，翻翔在敵陣上空，仍然是那麼輕鬆地完成了他們的任務，愉快地向基地返防。但中途這架機子終於是「不行」了。於是這架飛機便變成滑翔機飄翔前進，

飄翔！飄翔，終於是「沒關係」地安然落地了。勇敢與技術克服了機件的阻難。

雲南是高原山地，平均海拔一千六百公尺以上；橫斷山脈從北到南綿亙於西境，什麼怒山，大雲山，無量山；峯巒錯綜，有達三千餘公尺的。現在又是雨季，朵朵塊雲，濛濛雨絲，散佈在這千山萬嶺中。雲低山高，「東海」與「鐵雨」的神鷹羣往來其間，如像行駛在險濤惡浪暗礁重重的大海中的舟船一樣。有時穿過七八次雲塊，繞過五六處雨柱；在峯巒雲下的空隙中穿過；仍然是輕鬆地飛了過去完成任務，輕鬆地飛了回來安然落地。勇敢與技術戰勝了大自然的阻難。

靜默的C君不再靜默了；他向我述說着這一切；顯然這些鬥爭使他覺得還「有味」，沒有鬥爭的戰鬥是沒有味的；終於在這裏發掘出趣味來了。他說完了，又向我笑了笑，好像在詢問我：「是否滿足了？」我也向他笑了笑，用精神答覆他：「滿足了！」

辭別了趙君，又去拜訪F隊長。

「我沒準備……」F隊長說。

「隨便談談就很好。」我又掏出來了——鉛筆與拍紙簿。

他給我一杯茶，自己燃上一支煙；片刻的沉寂，他像在同憶。

他開始一句一句地向我敘述，說得很慢，每逢我用筆記的時候，他就停止，等我筆住下時，他再繼續往下說。

四月底，天氣很壞。敵人正在滇邊猖獗。「東海」與「鐵雨」的出征戰士們非常焦急，整天眼巴巴地望着天候好轉。

五月二號，天氣稍微好了點，但是雲仍然很低，再等待怕又轉壞，決定出動。「飛虎」起機掩護，奔向緬甸的臘成，飛至中途天氣又變得惡劣了，前面的「飛虎」轉了回來，向轟炸機羣示意天氣太壞，最好中止前進；但出征途中

的戰士誰肯回頭；前進！雲低壓着山峯，神鷹勇敢地掠翼而過，千山萬水，轉眼已出國境，臘成被這魔手玷污的大城市已經在眼下了，機場，城附近的敵人軍事設備，承受了一噸一噸的炸彈，機場油庫頓時起火燃燒了起來。

五月四日，又有一批生力軍到達，二次出動的機羣又起飛。同時，敵轟炸羣因由驅逐掩護偷襲保山，却正好碰上掩護我機的「飛虎」。這羣飢餓已久的猛虎碰到這樣的好機會真高興極了。打一敵機出乎意料地碰了這個釘子，趕快拉下炸彈就逃！一陣追殺，擊落了兩架。「飛虎」們因為另有任務在身，不便窮追，迎接着轟炸機羣跟蹤前進，到晚間——這是這次的目標，在公路上爬着許多敵人的汽車，神鷹的吼聲使他們驚惶地停在公路兩旁，等待着上天對他們的懲罰，炸彈往一輛一輛的大汽車上落，一聲爆炸，一朵火花，一團煙塵，一陣碎片飛舞……

五月六日。生力軍參加出擊，塊狀的雲，重疊的山峯，與鐵翼的神鷹爭奪着天空，下面是薩爾溫江了；江水帶着滾滾的怒浪往南流，在瀾國的大地上它阻擋着敵人的侵入，江西岸，一羣一羣的敵人的部隊與車輛，在龍陵的大道上，他們看到了神鷹飛來，很聰明地覺察到死神已經降臨。靜靜地等候到炸彈在他們前後左右爆炸，得到了永恆的安息。

次日，五月七號又出動。此時敵人的野心仍作最後的跳躍：薩爾溫江西岸敵人砲兵陣地像患肺癆的老頭子在不住地咳嗽；敵入增援的汽車不絕地馳來，企圖在砲火掩護下以大量的兵力強渡薩爾溫江。自然，這個打算是很愜意的，渡過薩爾溫江再直撲昆明，不是很好嗎？可是天下那有那麼些如意算盤！對手是中國人呀！中國的空軍就來粉碎他這個迷夢。攜帶大量的炸彈飛過江去，向西岸的敵砲兵陣地無情地轟炸，炸，炸……像為這肺癆的老人捶背，一直捶到這肺病老鬼不再咳嗽，向源源增援的敵兵車輛

（下文移往第一八八頁）

中國空軍美志願隊勇將

麥克米蘭隊長訪問記

龍夫

當我們在狄克生博士的精緻客廳裏落坐下來時，第一件使我們感覺驚異的事情是我們訪問的對象——那馳騁滇緬上空偕同××位戰友絕對把握了中國西南部制空權的勇將麥克米蘭隊長出人意外地是一位溫文爾雅沈默寡言書生樣的人物。

經過郝教授的介绍，呈獻出幾件豫先備就的菲禮——幾本載有美國空軍戰績的「中國的空軍」，我們就坦率地表白我們的來意了。

和我們併肩作戰，以最大的勇毅精神保衛著西南國際交通綫，嘉惠了我滇省千千萬萬民衆的盟國空軍戰友來到××——我們居留的這城市，站在「地主」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向他致與慰問；站在「中國的空軍」出版社的立場上，我們應該向他表示敬意；此外，尤其重要的，我們更希望從他這里獲得一些中國空軍美志願隊和麥克米蘭隊長本人半年來在滇緬上空英勇參戰的珍貴資料，通過我們的刊物報告給萬千引領遙望的親愛同胞。

聽得了我們的來意，麥克米蘭隊長微微頷首，毫不推托，略一思索，就侃侃地向我們敘述了：

「自從去年十二月本志願隊開抵昆明以後，六個月來，日本飛機僅祇有兩次飛進雲南省境，投下罪惡的炸彈，此後就再也沒有敢來冒犯。」

「六個月裏面祇襲擾兩次，兩次。」狄克生博士比著

手勢，強詞地覆述一遍。

「是的，」我肅然地說，「日本人最喜歡說『膺懲』二字，日本飛機在雲南遇著貴志願隊，可真的受了『膺懲』了。可是，這兩次戰鬥的經過情形可以告訴我們一些麼？」

「可以，」麥克米蘭隊長點頭，「第一次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十架日本轟炸機進襲雲南，企圖轟炸昆明，可是才飛到市區東郊，就被我們志願隊截住，一場惡戰，當場擊落敵機六架，另外兩架重傷，絕對不能返回基地。我方則完全沒有絲毫損傷。」

「另一次呢？」

「另一次是今年一月十七日，是在蒙自遭過的。四架志願隊的飛機在天空巡邏，偶然地遇見了三架日本轟炸機向前飛進。怎能容牠猖狂？子彈之鞭一舞，三架敵機先後被掃落。來三架，擊落三架。全軍覆沒！我們自己，四架飛機全部安然返防。」

稍微停了一停，麥克米蘭隊長又接著說：

「此後敵機就一直沒有敢再來轟炸，此後我們的戰鬥就老是在前方火綫的上空。——是我們去出擊，不是敵人來襲擾。」

「聽說在火綫上空，貴志願隊的飛機時常和敵人的擊式驅逐機遭遇，搏鬥，是麼？」我問。

「是的，那是常有的事。」

「報紙上的電訊告訴我們：零式遇到貴志願隊的飛機立刻就變成了拙鳥，幾乎是來一架打一架，有來無還，詳細情形希望你告訴我們一點。」

聽到這話，麥克米蘭隊長臉上閃現了一片興奮的紅光，但只一剎那，就又恢復了冷靜，他微笑地說：

「正如報紙上的忠實記載，零式確實是不堪一擊的。唯其牠不堪一擊，唯其牠一出現就被擊落，我們在火綫上空的戰果反倒不值一提了。」

在興奮愉悅的氛圍中稍微休息了一個極短暫的時間，我又想起了一個問題：

「最近當地報紙上似乎刊載過一個電訊，說昆明最近曾被敵機空襲，不知是否確實？」

麥克米蘭隊長毫不猶疑地搖搖頭：

「不可能。除非我們部隊撤離那里。不過，最近確實是有敵人的偵察機飛到昆明附近去偵察過。我們派了兩架飛機上去搜索，祇一會，就把牠擊落下來。」

這時，狄克生博士像想起了什麼最寶貴的記憶似的，忽然舉起手向他的好友打了個手勢，於是後者——麥克米蘭隊長臉上又閃現出興奮的紅光來了：

「這里還有一次使人永遠不能遺忘的戰役：去年聖誕節日，日機一個一百架以上的大編隊羣進襲仰光，那時本志願隊有一部分駐紮仰光，得到情報，我們就派了十三架飛機起飛應戰。當時的情勢是眾寡懸殊，敵人處在絕對優勢的地位，可是一場戰鬥下來，結果却是擊落敵機二十五架，二十五架！我們自己呢，兩架受傷，飛行員愛惜器材，不忍跳傘拋棄自己的座機，在萬分困難中，仍能採用應急措施，把傷機飛回基地，安然降落下來。」

「這一場戰鬥，在數量上是幾機對幾機？」我聽得很清楚明白，然而我懷疑自己的耳聰。

「敵人一百多架，我們十三架。」

「一百多對十三，哦，這是一對八的比例呀！」我愕然驚呼起來。

「在這種眾寡懸殊的情勢下而能獲得大勝，這戰果真是空前的。」主人狄克生博士加上一句。

麥克米蘭隊長現在暫時收斂了他的沈默的習性了，他又繼續滔滔地講了下去：

「最近本志願隊出擊河內一次，對着敵人的機場轟炸掃射，當場焚毀了牠停留地面上的飛機十五架，重傷二十五架，我方則全隊安然返防。」

「目前，本志願隊經常不斷地在前綫上以機槍掃射助戰，特別是在薩爾溫江沿岸一帶，正大規模地轟炸著日軍陣地。」

「從貴志願隊開始參戰到現在，一共擊落敵機多少架？」這是我的問題，也是萬千同胞渴望知道的。

「至少在三百架以上。」麥克米蘭隊長思索一會，確信地又加上一句。「唔，至少在三百架以上，我可以斷言。」

「你們自己呢？」

「我們自己的損失少到等於零。自然不是說一架損失都沒有，但在和敵人損失的巨額數字對比之下，我們的損失便等於沒有了。」

「我願意知道麥克米蘭隊長個人的紀錄。」我微笑地等待他的回答。

他也謙諷地笑笑：

「我的戰績是沒有什麼可說的，我離開部隊到這邊來擔負另一種任務已經不少時候了。」

「在離開昆明以前呢？」我逼進一步。「我一共擊落敵機五架。」停停，他又補上一句。

我們志願隊個人戰績最輝煌的或許是寶布·尼爾隊長，但這是我個人的看法。他的紀錄是擊落敵機二十一架。」

「六個月間擊落二十一架？」我對這輝煌戰績祇有表示嘆服。

「唔。」麥克米蘭隊長又習慣地微微頷首，「另外還有幾位隊員也在和他們的隊長做著競賽。他們的成績大都和尼爾相埒。」

「貴志願隊今後的動態可否向我們提示若干？你們將來是不是可能調防到我們所留的這區域裏面來呢？」我提出這問題絕對無意採取「軍事秘密」，衷心裏面祇是懇切地企望將來有朝一日可能親眼目睹這般輝煌戰果，同時也盼騰××的廣大民衆將來也和雲南老百姓一樣的獲得更大更穩固的安全。

面對著這問題，麥克米蘭隊長陷入沈思中。半晌，他把目光釘定在我臉上，和聲說：

「很抱歉，照規矩，這種問題我是不能夠答覆的。但是我我可以告訴你：最近將來，更多的美志願隊可望源源而來，以最高度的熱情幫助中國作戰。那時，盟國空軍的聲威必定更大了。」

這里，他像是有什麼話要說，但却吞咽下去了。我體會到他的苦衷，不便再追問，便用一句「希望將來全國各地都能見到貴志願隊的蹤跡」結束了那一段話題。

下面，我們的談鋒轉向了他們個人經歷的方面。對於這，他照例先是片刻的沈思，接著謙虛的笑笑，然後便回答我：他是萬千美國軍事飛行員中極平凡的一個，他在軍事航空學校完成飛行訓練，他獻身國家，一切聽命於政府，到中國來參加消滅軸心強盜的神聖抗戰，自然也不是例外，此外，他就什麼都不願意宣布了。

表裏視著這典型的友邦軍人，心裏油然而產生了無限的敬意。不居功，不炫耀自己，不多說不應該說的話，無論在軍事或政治的意義上來說，我們盟國的訓練都是成功

了的。

「你對中國的觀感如何呢？」這是我最後的一個問題。

「哦，」麥克米蘭隊長臉上浮現了一個最誠摯的感激的表情，「我深愛中國，深愛中國的天氣，深愛中國的人民，深愛中國的一切。在昆明，中國政府待我們萬分優渥，飲食起居都極舒適，使我們感覺到如像在本鄉本土生活一樣。對於這，我們深為感激。此外，我們還有一點觀感，希望通過貴刊向貴國人民表達的，就是，貴國的軍事飛行員無論在技術上學識上都夠得上全世界第一流的資格。他們的堅苦卓絕的戰鬥精神，尤其使我們敬佩，使我們欽佩！」

譚到這里，知道門外還有汽車等候麥克米蘭隊長公出，我便起身告辭了。

話別時，我順便提出一個要求，希望他能應本社的邀，對民衆做一次公開講演。但是他委婉地謝絕了。他說他不久就要離開此地，他很忙，不是一個演說家，他能夠告訴中國友人的事實或許不會比中國友人已經知道的更多一些。

走到狄克生博士寓所的大門邊時，他親切地握著我的手，又鄭重地向我表示：他們志願隊今日所獲得的這一點成就首先應該歸功於他們司令官陳納德少將的指揮得當。陳納德少將，他說，是美國最優秀的驅逐戰鬥員中的一個。

走出大門，低首咀嚼著適才所獲得的這些珍貴資料，一個最完美的標準軍人的面像不時在我眼前浮現出來。

三十一年六月一日

感謝金大郝映青教授在我們會譚時給我們很大的語言上的幫助。

——筆者附記——

他們

他們

臉孔紅紅的
個子高高的

他們

來自南國
來自北地
來自嘉陵江畔
來自芙蓉城下
從他們的身上
看不出他們的籍貫
但聽他們的口音
就知道他們的來處

他們

胸脯挺挺的
肩膀寬寬的

他們

戴一頂綠色的軍帽
穿一套綠色的軍服
踏一雙黑色的皮鞋

他們

裝束是一致的
行動是一致的

他們

彼此尊敬
彼此愛護
沒有畛域的觀念
沒有階級的思想

他們

是一家人

他們

雖然兩性生活在一起
但誰能輕易辨別出來呢

他們

是年青的青年

他們

是青年的青年

他們

是二十世紀的苦難裏大的兒子

他們

是半殖民地國度裏的人民的兒子

周忠楷

鳳凰山下的曠野
是他們的家——他們的學校

今天

他們學習上天的理論

明天

他們實踐上天的理論

今天

他們是平常的人——
只能行走的人

明天

他們就能駕風乘雲
遨遊於太空之中
把滑翔的種子
撒在中國的土地上
撒在中國人的心裏
而且向地下 大聲疾呼
「青年們——來」

(參加滑翔訓練班第二期開
學典禮有感，一九四二，六
，三寫成。)

記高冠才

朱民威

一 幼年時代

一個生長在廣東省海南島上的人，二十幾年以後由於他一生事蹟表現了一種堅貞勇毅的特性，在四川成都城中，一個有着綠樹庭院的客廳里，人們在追溯他生前的種種。發言人聲音很微細，像怕驚嚇了手中的嬰孩，又像怕驚動地下的長眠者。說的話是想到就談，而發問者對於一生雖如此短促，却豐饒的塗滿斑斕鮮明色調的一個熟知而又陌生的朋友，似乎什麼都想知道，什麼也都知道似的，靜聽這位高高瘦瘦的黑衣婦人的敘談。

其中，說到高冠才的幼年時代，從出生，一直到入航空學校為止的這一個階段：

「他是文昌縣翁田市大坪村里的人。父親名美卿，在暹羅經商，似乎是做米生意吧。母親照料他長大。初級小學畢業之後，因為家境不好，就未再讀書，在家幫助耕田。」

「耕田一個時期之後，由一個在海口市（這是海南島唯一的商埠）經商的姑丈資助與照料，他離開文昌到海口市來讀第六中學。這個中學相當好。他不僅由此學習到基本常識，而且體格也發育得很正常。更重要的是：這些年的學習生活，在公共型式中的受教使他養成了一種習慣，

一種可以任重致遠的刻苦習慣。

「在中學高中部尚未畢業的時候，由於「九一八」國難的刺激，他憤而投筆從戎，不辭而行，擬往南京投效軍校，到廣州，被友人騙去路費流落該地，雖貧病交迫，亦不願再向家中與姑丈通信要錢，自己就在廣州賣文為生。後來中央航空軍官學校招生時，他得到了友人幫助，竟然考取了航校。」

現在若把高太太的話，完全回憶得清楚，也實在不易，那時候，正是在這人的悲哀時期，他說些什麼，我只能約略的記下一個印象概要，我當時聽過之後，想：冠才的幼年時代大概就已被生活刻勵得像一個小軍人，他雖有父親母親，但一個遠在海外，一個亦留在家鄉為弟妹的生長所羈絆，一份母愛也輪不到他的身上，因此，很早他就在公共生活中養成了習慣，宜於軍隊生活與軍人目標的習慣，由這習慣，自然也一定有一種自覺，如果現在為之想像一下，這自覺當然是：「我得準備着去肩担一個現代中國青年的任務。」任務是什麼呢？那時候他正飽受日本壓迫中國，屈辱中國的氣憤，這是一件，其次是全世界經濟的機構所發出對中國鄉村的剝削與對中國都市畸形生活之發展，更其次是普通教育過程中的缺少一點鼓勵青年人向上向前的實在東西。像找到一根草似的，飄浮在已可由其中

泗水到岸的海波上，他胸寬心壯的呼吸着，當他發覺已被錄取為第×期中央航校學生時。

二 航校時代前後

先在南京小營入伍，他作為一個兵去生活，從早起，到晚睡，全部時間都是在一種緊張的動作里去學習一個軍人畢生都得使用的動作節奏。他做得很好，早年的離家在學校生活使他易於適應這種型式生活。學科很少，他自然更能應付。入伍期在這些學習之外，還有站崗，夜哨，演習，這些活動使他認識了首都的偉大，不僅是在南京的建築物上，也更在一些人物的事蹟成就上。

這之後，就到××學習初級飛行。他是被認為很可適任的一個飛行學生。到中級飛行學成後，他自己志願去學轟炸機駕駛的分科課程。

他是一個高大健壯的學生。忍受不快與痛苦的早年生活，使他心理狀態養成可以勝任長途飛行而堅忍要求。他的打擊敵人欲望覺得以驅逐機去擊落敵人的飛機不如駕駛轟炸機去炸毀所欲摧毀的敵性物體人羣之痛快。他的確是不曾辜負這一內心的願望。臨到二十六年五月一日他們第×期畢業時，正是日本對我國益加高壓的時期。

他學成了，一生的前程都由此展開。同期同學而且是一同海南島的人有韓錦桐。這二個島上青年，決定回家去省親，因為，國家正當大難，編入航空隊以後不一定有機可以回家的。所以，他們由杭州到上海，由上海乘輪南行，經香港返回海南島的海口市。

在高太太給我翻閱的照片簿上，我看到這個航空見習官，穿戴齊全的在家園中的留影，有些親友的合影，有的

是在划船時的單獨留影，與韓錦桐像兩弟兄似的在一起的影片也不少。

他們沒有逗留好久，匆匆的跟母親與家人聚晤幾天之後，就又分手了。這一次離開海南島，可以說，一段新生活正在等著他。他也完全不能料到自己的日後生活影像，不過，一個軍人當然大略知道自己前塵的路線。他辭別母地，永遠不再回來了。

三 初期戰爭

「八一三」砲響之後，日本不僅在華北平原上施虐，上海，這個揚子江入口要地，敵人也在劫爲了。

早在「八一三」戰起之前，冠才已就編入第×大隊第×隊任見習官。八月初旬，冠才已不辭隨機出發東海沿岸，從事偵察敵艦飛行。他坐在美國的達路拉斯雙座轟炸機的後座中，前面是×期或×期的同學駕駛，他們默默無語的，一個駕了飛機，一個在後座，用眼睛向坐艙外，機身下的大地或海岸或洋面探視着。

真是美極了的下界，江蘇東部海岸線根本沒有什麼山岩，而是一片漸漸積起又被淹沒的沙洲，這種沙洲有種柔和的線條。沿岸往北去，有時會遇到一些山，岩岸，以及許多露出水面的島，漁船的帆影也隨時可見。似乎這些生活在表面安靜區域中的漁民，毫不知道即將來臨的危險似的。

這種偵察飛行，隨着命令的規定，有時向北飛到青島去，東海，連雲港外，日照海外，這些蘇魯沿海都曾在視探範圍。八月六日開始出動，一直持續到「八一三」。

「八一三」戰起，東海大隊當天即去轟炸淞滬敵人建功

甚大。國民敵機木更津航空隊由台灣起機來襲我杭州，志航大隊又奏了凱歌，一共擊落敵機六架。友隊這種光榮的戰績，刺激了他們，冠才也自然不能再安靜於孤寂的海上偵察飛行。同時也因為上海戰鬥的激烈，第X大隊在八月十八日偵察東海之後，就奉命於合肥機場駐地，選拔夜間轟炸隊的志願參加者，熱切盼望參戰的冠才，也興奮的當場舉手參加。

八月二十二日的夜間，他們舉行對敵第一次轟炸，經過南京航站，到達杭州附近一個小飛機場。他被派駕駛四一〇號機，與陳大隊長同乘。十顆三十六磅重的燃燒彈已掛好在機翼下的炸彈架上。這個謹慎的飛行員還用手去搖動牠，很牢，不會掉下來的，於是，就在一片耀目的燈車白光中起機，向上海航進。

這一夜的出征，天氣是好的，有月盤，有亮星，無雲的天碧淨得很，所以航行是順利的。但俯視下界仍很模糊。●河流湖泊可以看得清，有燈光所在也可以看到一些地物形體，所以一路去，全在羅盤的指向。等到路過嘉興時，看到前面一派灰白光影，知道那一定是上海了，於是直航這片燈光所在，終於上海如一片火花的海一般，展佈在機翼下。

開始找目標，由黃浦江到南市，經公共租界到吳淞江合流處，向右轉彎，進入楊樹浦上空。在找尋目標時，敵人探照燈與高射砲打上來了，初次接觸這種光彩耀目的敵對行動，心中自然有點緊張，但任務的履行又使緊張心情鎮定下來。通過目標時，飛機下的炸彈即被投了下去，於是飛機就飛向浦東，等到轉航重來時，已發現楊樹浦目標區有幾處熊熊的火頭了。

持續在被炸區盤旋了半小時，敵人的子彈也消耗得夠多了，這才返航。

這是中國對敵人第一次夜間轟炸。

這之後，冠才就夜夜駕機出發，他差不多跑熟了這條夜間航線，上海，楊樹浦區的敵陣營房，燈機，汽車停放地。有時是吳淞口外登陸的敵軍，與敵軍小汽艇，虹口的敵人炸藥庫，司令部，以及三店野戰司令部，陸地等等，不斷遭受他的轟炸。

自然，危險是很多的，從出發起機時起，一不小心，一秒鐘或一公尺之差，也許人機都要發生問題。所以，他是時時以全付精神控制自己的行動，以行動來操縱飛機，穿過夜空，到敵陣上空，又冒着砲火，把炸彈投下去，這種工作做得如此持久，而還不會出過危險，也真是他們的萬幸。

一次，他俯衝炸虹口敵軍司令部，從一百尺高的天空衝到一千五百尺左右的鋼骨水泥建築物附近上空投了彈，當他拉起飛機時，才發現四週左右全是紅的，綠的砲彈在迸發，也真是幸運，一點傷痕都未碰到，就飛離這陷阱。

另一次出發，飽含有美酒的刺激力，所以得到了成功。原來當晚冠才去赴一個戰友的喜宴，杭州是有名的風光綺麗所在，小姐們也是美的，赴宴的不是英雄（飛行戰士），就是美人（新娘的朋友，或是飛行戰士的朋友。）雖然不像西洋場面有跳舞舉動，但酒的刺激增加了人體血的循環，小姐們的談笑激揚了青年戰士的向上向好心之發揚，所以，當冠才辭別這未散的宴席回到暗夜中的機場時，副大隊長最初告訴他嘉興平湖一帶氣候不良，蕭德機去了

都通不過，又飛了回來，他還是堅決要去，結果，到了嘉興果真如同有一層魔窟似的橫阻於前，他只好改道，取途乍浦沿着海岸航行，終到南匯，上海燈光在望了，可是雲層仍多，盤旋了許久，才找到一個雲隙，虬江碼頭正在下面，立即把炸彈全部投下，投彈後，知道自己位置太低，趕緊一俯衝，就到達本軍陣地上空，高度僅有五百尺了，回頭看航線所經之處，敵人的機彈正在爆發，差點成了活靶，冠才慶幸着自己的成功，看到虬江碼頭的大火，知道敵軍用堆棧已遭炸中，即愉快回航。他認為，適當的人與酒之鼓勵，可以增加戰果的成就。

這種夜間轟炸工作伴了淞滬之戰的進行而不斷舉行。固然論作用，一架飛機只能裝三百公斤炸彈或三百磅燃燒彈去投擲，不過像一門五公斤重一類的榴彈砲在地面發射四十顆一般的輕微，但每當我機出動到淞滬敵陣上空，總使得敵人不能不分神來防空，同時，也無形中鼓勵陸軍弟兄的向上，而且，一定要算清的就是儘管我們的飛機是如此簡陋落伍，在發揮其作用來說，倒是用得其所。

十月二十五日夜間做完了最末一次對淞滬夜襲工作後，由於乍浦區敵人抄襲後路的登陸，翁家埠機場的空軍將士也不能不移防他適了。從此，淞滬戰線放棄，一個新陣地築成在南京棄守以後的津浦鐵路線上，那便是徐州會戰的醞釀地帶。

四 作戰的第二階段

秋涼，冠才隨部隊退出翁家埠機場之後，就轉往南昌，蚌埠，徐州，合肥，漢口等地。這時候，全中國正經受苦痛的試驗，國都南京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淪陷，漢

口成了戰時首都，徐州雖被南京北犯濟南南侵之敵所夾攻，但一直是峯立不倒，障護中原，冠才的部隊，這時在漢口，已經不是用古舊的達機作戰了，蘇聯的最新式「××」轟炸機正在改造中國的空軍。

駕駛熟了這種銀白色的，在天空發着信鴿琴音的長翼機，鐵雨與東海兩個部隊的戰鬥員不時飛赴徐州區以及南京區杭州區作戰。

二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在「×××」飛機上任轟炸員工作，飛往安徽蒙城炸敵陣，這種飛機比較美國達格拉斯雙座機要不同的多了，他高高坐在房子似的閣樓里，不僅要領航，到敵陣投彈，還要在遇上敵機時用兩挺機關槍應戰，這些動作自然與擔任遠機飛行動作是兩樣，但是，在轟炸員室內，由漢口出發，一路看天空野雲，看中原大地上的淺山，平原，河流，又宛如一段極美的春季旅行一般。

蒙城敵人是由鳳陽來犯，企圖由此北犯宿縣以便攻擊徐州。五月十二日正打得炮，渦河與城區都發生激戰，冠才的轟炸機越過大別山區，皖西北湖區，即找到蒙城，在公路上發現黃色卡車與灰綠色坦克車，當即投下如雨炸彈，加以破毀。

五月中旬他們那個部隊不斷轟炸津浦鐵路南段沿線各地，十八日徐州已很危急了，敵機日夜去炸徐州市與四週交通線，敵機據點則為蚌埠機場，為了毀滅敵機的據點，冠才他們又大舉出發炸蚌埠。

這一次轟炸效果很好，因為敵人雖知道我機每日威脅牠的南線左側各據點，但是，他不能料定我們何時到達，加以敵蚌埠機場之外，並無防空監視哨，所以在我機君臨

機場投彈時，敵機如不及起飛，即無法逃避被炸的命運，五月十八日的轟炸所以奏效很大，原因即在此。當榮國璋，萬承烈等駕機到達蚌埠機場上空，正是敵機二十四架停放於敵機不及逃飛之時，冠才在轟炸員應用幽準鏡看得清楚，如雨炸彈投下去，不僅炸燒了飛機場上所停放的敵機二十四架，而且還炸中附近的敵油庫彈庫，當時大家看到牠起火燃燒，濃煙四冒，事後地面情報說敵人油彈庫燒了二天二夜，損失數百萬元，（連飛機造價。）

可是這一次轟炸就結束了冠才前期的戰鬥生活，返航途中，飛機因油盡迫降於湖北的一塊不平整的地方，飛機像瘋了似的，一聲怒吼，翻了過去，全部飛機重力支持在前座，前座全毀，前座中的冠才也就身負重傷，最主要的是他的右大腿骨被折斷，他遍身受傷，破裂之處，流血不止，右大腿骨折處痛尤不堪，從這時起，他開始過一種忍受痛苦的生活，不能離開病床與室內了。

這自然是一個大的轉變，一向奔馳於大野天空的活潑之青年，一旦由於身體的局部毀壞而不能重過對他習慣了的生活、精神上的痛苦，雙重的發出在他身上是無疑的了。

五 傷——轉地療養

武漢會戰的前期，中國空軍的主力一直是放在武漢區內的，在民國二十七年經春到夏的半年期間中，在漢口武昌的天空，銀翼鐵鳥不時掠空而過，武漢的街頭輪渡上，穿皮甲克的飛行人員也到處可見，勝仗常常在武漢天空表演給武漢三鎮人民看，報上更不時看到空軍出動炸長江敵艦消息。空軍，空軍，人人都知道中國的空軍在如何奮勉

的賣命。五月二十日的中午，遠征日本歸來的八騎士在漢口機場出現於千百萬去歡迎的男女老幼之前，更轟動了武漢三鎮。武漢時代，真可以說是空軍的英雄時代。

就在漢口的特三區，青年會街（這條街上有青年會，女青年會，海軍青年會，）萬國醫院在樹叢里悄悄的聳立着。那時候，這個醫院可以說是漢口最貴族化的一個醫院，里面主持者都是如今已成了我們盟國的英美人士。由於他的設備比較週全，在漢口區作戰受傷的空軍飛行員就都被送到萬國醫院來醫治，當五月十八日迫降受重傷的冠才被包紮着送到這醫院來時，已是人事不知陷入昏迷狀態了。

固然，醫院的主持人醫治病人是爲了金錢上的目的，但依然得感謝他們的週到治療與看護，冠才入院以後，即被安置在一種有欄杆架的病床上，腿部開了刀，右大腿把骨的折斷處接合上，又縫好包紮起來，身上其他傷因爲主傷太兇，倒不顯得痛了，這一條骨折的痛苦，真不是未曾身受者所能體會，斷腿用木板紮好，架在欄杆上垂下的鐵圈里，人的身體則是半睡的倒臥着，白天，從早到晚都在痛，一刻也不能離床，根本由於痛，什麼都不能去想，更談不上活動了，冠才身體本來壯實如一條斑豹的，現在，一天一天的把肌肉細胞消耗在維持忍痛的花費里，身上脂肪不用說是在揮發，各部門器官都在失光失熱的退化中，能不能由於這一切的消息而使得折了骨的右大腿能以好起來呢？誰也不敢說呵，可是，冠才的心里就要這條大腿完整，又是斷了，長不好，那一定只有鋸掉，鋸掉之後，戰就不能參與了，而國家這正是要人的時候，這是多麼慘的結束呀！

白天里迷迷胡胡的看看黃色四壁，看到醫院所用的飲杯，茶椅上的花瓶，瓶中朋友送來的花，看看窗外的蔽天綠樹，短的叢樹，草地，看看進出的醫生，護士，身條面孔，有時看到來訪問的朋友，以及住在同一醫院的蘇聯志願隊受傷戰友。到晚上電燈光代替了一切光明的時候，窗外只有樹葉的搖擦聲音，入夜更靜，痛也就更利害了，終夜的不能睡，又不願呻吟，隔壁就是友邦受傷戰士，喊出痛聲會能驚動別人的睡眠，於是咬牙緊張了神經，抵抗着痛苦的侵襲，有時候，實在太苦了，就吃些安眠藥片來使自己暫時迷胡一下。

這種日子一直連續三個月之久，苦痛的百日雖然使得大腿可以長好，但他們所保衛的武漢戰區是一天一天緊急了，敵人由長江進攻的已打破馬當封鎖線，迫臨九江，大有長驅直入武漢之勢，幸虧我方每日出動××去炸馬當九江等江面的敵艦，這才阻遏了敵人的猛犯，敵人爲此也就集中全部驅逐轟炸機來對我漢口基地實施狂炸，不僅機場鐵路等被敵狂炸，即市區亦爲敵機亂投炸彈的目標，七月起，武漢三鎮即煙火四起，這種陸空的威脅使得我軍不能不及早做些打算，冠才的傷既已無大問題，只需加以長時日的療養，就可康復，所以在八月間，一架塗有紅十字標誌的救護飛機就把他運到華西平原，錦繡的成都城中來治療了。

六 成都的醫院生活

華西也有足爲稱道的所在，那就是加拿大人，英國人，美國人還在中國抗戰之前，即已在華西平原的成都城里建立了一些現代生活示範。成都城內東北角的教會區域

，立着高聳的鐘樓，立着英國式的，美國式的教室，還立着好像早就爲中國空軍準備好了的仁濟醫院。

冠才就住在這所醫院的樓上。

這里設備自然不如漢口的萬國醫院，可是，這醫院的外部環境是很安靜的。一個二十多萬人口的城市，地區遼闊像漢口一般大，（漢口一地擁擠着一百萬，）可是，這里除了悠揚的教堂鐘聲之外，沒有什麼令人窒息的警報汽笛悲鳴，人聲也不嘈雜，車馬聲更絕跡，飛機聲音也很少聽到，這里醫院中的人無論男女老幼都不曾具體的看到戰爭，給冠才治傷，也只是按照騎馬墜傷，墜樓受傷斷骨那麼治，可是，心目中却知道這是戰爭中過來的人。

等到醫院中像冠才這種空軍受傷將士逐漸多起來之後，由於醫院的傳播，這個後方花園城市一些人，代表社會的人們，於是覺得應該對他們表示敬意了。

於是，除了醫院里的醫藥看護治療之外，成都社會也來以同胞之情誼，慰問抗敵受傷將士等理由來送些花，做些訪問，送些食品，襪衣，毛巾之類的禮物。

這種友情的往還之中，一位四川籍在四川大學讀書的女學生開始以友愛放在這個受傷的飛行員身上了。

這種友愛的開始，毫不叫冠才感受異樣，因爲，身上的傷是爲了國族生存而受的，在湖北，老百姓是多麼友愛的把他由破碎飛機里抬到漢口呀，在漢口，社會又是多麼友愛的用花，食品以及兄弟姊妹般的熱愛來探慰呀，三萬國醫院里，蘇聯的飛行員也很親切的來跟他往還，二個傷愈歸國的蘇聯空軍還留一大包水果在他案頭，這些，都可補償冠才從小以來不曾領受的母愛缺欠而使這個從堅苦中出身的青年熱感着同胞間的珍情。

愛他的女學生並不是一種趨時或是取一般女郎嫁飛行員的風頭主義。這個學生已相當理智，由於父親（楊吉甫）早年就跟同盟會革命黨人在一起做革命工作，母親除了分擔一些物質的照管經營「家」之外，還要受一種精神上的威脅，唯恐丈夫被軍閥捕殺，時時祈禱着丈夫的安全，勝利。這種幼年時代的家庭暗示，教得這個女孩堅忍，倔強，在自己年歲大的時候，也就想找一個冒險的勇敢的男子做丈夫罷。那是父親，自己宛如母親一般。

時代是國內一致去抵禦日本，站在第一線上的空軍軍人成了理想中的範型，由於個別的接觸冠才就成了這女孩心目中愛好的未來丈夫？

冠才是毫不異感的在醫院中過活着，慢慢的由秋到冬，在一些農業社會的節令日子，所謂家的溫情是特別能打動年青人的旅心。冠才聽慣了這女學生的聲音，雖然是四川人却說一口國語，用字用句都很確當，舉止動作表現出與一個軍人所評較的標準甚至還要高貴一點，又很熱情，也頗大胆，有男子的俠直，是不是到了作為愛人的階段了呢？

這些，像腿痛似的，生根在他腦內，苦惱着這個日益康復起來的飛行員的心了。

戰爭，隨着是年十月尾武漢廣州的失陷，形勢是更壞了。

自己是一個以身許國的人，家鄉中的父母弟妹都不及照顧了，怎麼可以又在異地去紿入柔情中呢？

戰爭形勢既劣，今後軍人必要更多的不顧惜的流血犧牲才能挽回劣勢，使千百年的中國民族歷史不致被壓到畸形恥辱的深淵里才是。

可是，春天在春風中來了，一方面，在楊的家裏談天說閑的聚會時間多起來了，一方面，每當聽到天空中有一種信鴿似的銀鈴聲飄過時，這還以手杖支持下肢使未癒的腿部不致載荷體重的青年就一跛一跛站到庭院中仰天去探望。

天空是一架或是三隻銀白的「×××」飄過，在藍天白雲間吐着銀鈴聲音。

「多美的姿態呀！」

這個着了飛行迷的青年，這麼讚嘆了幾次之後，終於在二十八年春三月的一個早晨，克制了與愛人在一起的歡娛，克制了未愈的腿部疼痛，在密友送行中離開了一住半年的蓉城。

軍勞報書

本社響應全國慰勞總會發動之征募書報勞軍運動特決定——

- 一、軍隊五六、七、八、九四個月內定購本刊，有正式關防戳記為憑者，一律七折優待。
- 二、檢送本刊五十四期五百份，其他各種本版叢書十種數百冊，交由四川省動員委員會妥籌分配，轉送前方各部隊。

空軍的勝利在陸上

甘運衡

一：不是單獨行動的時機

日本在平靜的太平洋上攪起了瘋狂的浪濤後，英美的鋒頭頓時為東方的強盜所削弱。從那時起，一般人的觀念，都認為戰場只有一個了。就是說，中國的抗倭戰爭已不再是局部的遠東戰爭而是屬於整個世界大戰的一部份了，今後的演變，自必層出不窮，其最後命運的決定，也將隨大局而改觀。全盤勝利，才有勝利，全盤失敗，我們亦斷無倖存的可能。因此，可以這樣說，在舉世烽火狂灼的今日，不是單獨行動的時機。

二：盟國空軍喪失了優勢

我們始終明白，我們是這次世界戰局中的主角。我們并且相信，在抵抗暴力的戰爭中，同盟國是確有力量可以摧毀頑敵的。這次太平洋日軍的狂妄行動，十足造成一種機會來試驗英美力量的虛實。從南太平洋的中心區域而轉移到南太平洋的邊緣地帶，戰局一天一天對於盟國不利。尤其是空軍方面，其制空優勢顯然給日機把握了。因之陸上所進行的戰事，遂被決定為守勢的防禦戰。英美在遠東空軍力量的薄弱，於此得了一鮮明的佐證。

三：不要成了被動的被動

我們常有一種習慣的感覺，一攤開報紙，所看到的戰局動態，最注意的便是有關空戰的消息。有則喜，無則憂

。總之，好像這次戰爭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勝利把握，完全以英美的行動為轉移。彷彿意思間以為人家打勝了，我們才有出路，人家空軍有辦法，我們才有致勝的把握。但是事實上恰好與我們希望相反，盟國空軍在許多原因下是開始處於被動的地位了，如果我們拿上述的心情做基礎，那我們不是成了被動的被動嗎？

四：自己主動然後人主動

老實說，我們是不甘被動的。不甘被動，另一意義，就是講我們還存留着有絕對自主的力量。在這次大流血的戰爭中，我們本部抗戰的一舉一動，均影響着世界全局。因此我們感覺到，我們的行動應該與同盟國的戰略相配合，而來結成更堅固的陣營。我們不能容許被動的形勢長此存在。我們要把被動變為主動。但是事實上，要把被動變為主動，猶得要我們自己先來主動，同時再以自己的主動，進而促成全盤的主動。全盤有了主動，然後才可以造成反攻的先聲，勝利的前奏。

五：空軍是主動反攻先鋒

現在戰爭主動的轉變無疑要靠空軍。空軍就是造成主動的先鋒。目前由于英美飛機生產力的增高，訓練的加緊，以及對戰爭前途有了新的覺悟種種原因，已使英美的被動態勢轉變為主動的攻路了。在這種轉變的過程中，我們既屬世界大戰中的一環，自應把握時機，一致行動。然而

我們的一切措置是否合乎這個要求呢？我們暫且保留著這個答覆。就一般情形說，我們現在確是已到反攻時期了。正好我們現在反攻的階段與盟國的轉變時期契合。反攻是全面的。反攻也是由被動而變為主動的。空軍具有主動反攻的領導作用，當然空軍可以左右戰局的形勢了。

六：面的破壞與集體摧毀

這次戰爭是世界性的。事實上是不容許我們有單獨的行動。我們要問我們是否需要即時反攻，是否需要即時有把握的反攻；是否需要反攻準備，是否需要主動的反攻準備。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有什麼懷疑，而是我們警覺到，加強我們主動的反攻準備，才能與盟國轉變後的主動態勢，予以配合，同建戰果。因為我們是必要反攻的。在陸軍方面，我們不必說，在空軍方面，我們是否已開始做到了這種一致的程度。這一點，不得不狐疑的第一筆。老實說，我們的敵人是一定要打倒的，不，是要消滅的。在這廣大綿長的戰場上，陸軍的力量只限于正面的襲擊，線點的攻佔；惟有空軍實行反攻，才能作主動的面的破壞，集體的摧毀。我們深知，我們必定要爭取主動。爭取主動，便需要反攻。要反攻不惟要收復失地，并要被壞其軍事力量，使無法阻止我們的攻擊，這種任務是相當艱難的。捨空軍而外誰能負起。

七：擊落敵機不能算勝利

爲了爭取最後勝利，反攻當然是必經的一段過程。我們現在且不問我們空軍準備如何，也不問我們準備是否配合了同盟國的戰略行動；但我們却由此認識了一點：即沒

有強大的攻擊力量是不能制勝的。英法失敗於此，美國過去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固然不可否認的，驅逐機爲了保衛領空是不可缺少，但更不能缺少的則是主攻擊的轟炸部隊。比方說，驅逐機唯一的戰時效用，便是當敵機來襲時，我們起飛迎擊，或予以攔截，但不管驅逐機有如何多，擊落的敵機有多少架，而向未被毀的敵方工廠或根據地，還是可以源源補充來擾，那末這就算是勝利了嗎？不，這并不能算是勝利，第一，就實際情形而言，當敵人的飛機出現于我們領土的時候，這已經說明了我們空防的失敗，第二，即或敵人的飛機遭遇了我們驅逐機的痛創，但仍可有少數飛機乘隙闖入，投擲大批炸彈。這種情形，是大家所熟知的，不必贅述。現在且舉一個例。英國倫敦是世界上空防最堅固的都市。防空設備極佳。而且還有勇敢善戰的皇家空軍護衛。然而納粹的轟炸機羣，仍是可以一批一批的自由來去。這種消極的努力，實在不是完善的防禦方法。

八：空軍勝利不在空中

轟炸部隊能使被動變爲主動，同時并能使防禦變爲反攻。就歐戰各階段而言，我們得了許多的教訓。知道唯一有效的戰略，還是不斷而且無比猛烈的攻擊。惟有先開始攻擊，才不致受制于敵方。拿一般情形來講，轟炸機的效果是相當偉大的，不僅在精神方面予敵人以士氣上的打擊，并且還能破壞敵人的軍事工業及資源。使敵人在未開始攻擊我們以前，即削弱他進攻的力量。另一方面還可對敵人的任何攻擊，于國境或陣地以外就予以擊碎。既可阻止敵人建造攻擊根據地，也可對它加以摧毀。所以說，空軍

的勝利，不在空中，而在陸上。

九：主動的攻擊不是擾敵

我們知道，要想收復失地，驅逐敵人於國境之外，惟有建立強大的轟炸部隊，採取反攻。驅逐機是防禦的消極的轟炸機才是攻擊的，主動的，但攻擊不是去擾敵，而是要去摧敵。記得有個時候，英國雖經集中轟炸機，今天炸納粹佔領的海口或飛機場，明天炸它的軍需工廠或船塢。英國這種舉動，不但不迫納粹將工廠等疏散到波蘭奧國等處，但是英國轟炸部隊太缺乏，結果不能制勝。僅僅只能給納粹以傷害或擾亂，不能徹底破壞其進攻的力量。因此主動的攻擊，決不是達到擾亂任務就算了事，而是要摧毀敵人力量，使敵人無法繼續其戰爭。

十：空軍的主力始可制勝

驅逐機的效用，當然也很大，這我們不能否認，不過這只能使戰爭不敗，但不能打勝仗。如果要打勝仗，還是要靠轟炸部隊不可。轟炸部隊是現代空軍的主力。戰爭勝敗的關鍵當然可以把握。目前我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爭取勝利。要想爭取勝利，第一個問題，便是要爭取主動。說

到主動，必須要攻擊才能主動。所以要轉變現時的戰爭狀態，還是需要龐大攻擊力量的發揮。增加敵人的空中威脅，而影響其作戰的措施。

十一：把握此次戰爭總動向

目前同盟國在一般的準備上，漸已採取反攻的態勢。空軍勝利的戰報，也頻頻傳來。尤以美機轟炸三島本土一事，更給人以興奮和喜悅。據我們所知，同盟國方面大致已動員就緒，新設計成的空中產品也有若干不久即將出現。對於已在建軍聲中的我們，更能增加不少的實際力量。我們應該深自警惕，利用此時機把握這次戰爭中的總動向，來完成我們戰鬥的任務。

五月一日於簇橋。

後記：這篇文章，不是闡明某一時間內驅逐機和轟炸機孰為重要的問題，而是說明在客觀要求上如何適應戰略的運用問題。因為建立強大的轟炸部隊固為我們所迫切希望，而建立強大的驅逐部隊亦為我們所迫切期待。這是最中庸的說法，也是最現實的論斷。

本社緊要啟事

本刊自客歲停止交由重慶正氣出版社總經售以還，無論成都本版或衡陽分版，均未派出推銷員在外兜銷，倘有不肖之徒，假冒名義，詐取定費，希即扭交當地治安機關法辦為幸！

我們擊下第一架日本飛機

李文達譯

在隨地上喫好午飯，我正忙着刷牙，一個伙伴嚷着：「噲；現在正十二點，讓我來收聽一點新聞吧。」隔夜我們當了一晚夜班，從早餐以後，我們就沒有離開過自己的崗位。我接上耳機，聽到亞瑞(Oarin)被炸的消息，時間正是國務卿赫爾接到來柄通知的時候。我將消息告訴伙伴們，他們都說：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要上這見來的原因呀。

有幾個說：

「好罷！讓我們遭受過了這一陣，亦好回去！」

我們照常安置砲位，在陣地四周，挖了許多避彈坑。預計自從檀島遭受空襲後，其次就快該輪到我們這裏了。

我始終收聽着收音機，十一點三十分聽到，克拉克機場(Charkfield)被炸的消息。可是我們正在克拉克機

場的中央，對這荒謬絕倫的消息自然是一笑置之。這可能是第五縱隊，或其他做諜報工作的在作祟。我們想着在這四五小時內，會有所行動，守住砲位，忙着對空射擊……，不一回午飯來了，這就是那個伙伴說「讓我來收聽十二時的新聞」的那個時候。

過了一回，幾個在隣近陣地上的朋友嚷着：

「噲，瞧這些樣子！」

我們都走出去順着他指的那個方向望。牠們一共分兩批，每批有九架，九架，八架，一共是五十二架，高度大約有二萬丈，編着整齊的隊形，向我們正前方飛來。大家都以爲是自己的海軍飛機。我拿起望遠鏡來看，發覺牠的型式與我們的海軍機有些不同，像是四發動機的海軍巡邏機。可是時間不允許我再考慮，就在這剎那，地面上響起震天動地的聲音。這道聲音給我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這些轟炸機正從機場上空越過，一直繞

的將炸彈擲下，牽引砲位的載重汽車，剛離開我們陣上，橫過機場駛去，於被直接擊中。泥土煙灰像噴泉似的濺起來。後來知道車上兩個司機都死了。他倆是這次空襲中僅僅的兩個殉職者。這些都發生在十分鐘以內，看來像是一場爲死而設下的陷阱！

我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被炸彈激起的煙柱，一柱一柱的湧起來，一次比一次近，聲音一次比一次響。看來牠們很像預備對直衝過我們。可是在距離二百碼左右的時候，牠們却靜靜地越過了我們。最後一枚炸彈擲下後，空間又靜寂了，祇是一切都充溢着泥土味。

我們站起來伸展一下四肢，有人說道：

「我從來不知道戰爭是怎麼回事，想來就是如此吧！——噲，好起來工作了。」

我們開始裝彈準備。以前我們從來沒有射擊過一次活動的砲靶，現在



要我們這樣做，想來多少有些滑稽，大家都想發射幾顆砲彈藉此鬆弛一下緊張的心緒。一直到我們發現有一羣驅逐機飛來時才有了這機會。我招呼同伴們蹲下鎮靜瞄準。那時我所想到的祇是死死地瞅着瞄準牠們。那些驅逐機對着我們從不同的方向交錯地衝來。但是一待我們開火，就發覺情勢對我們有利，牠們衝到離我們很近的距離，才發覺我們的火力。起先我們祇是對着任何一架我們所能看到的飛機發射，後來我們却鎮靜下來了，把所有的鎗全瞄準在同一架飛機上。

我們的少尉及時趕到，他正在喫飯，炸彈落地時，他憑了一輛小汽車駛來，在車上他受到一陣機鎗掃射，可是他毫不在乎，口裏說道：「讓我們把他們送進地獄去。說着他就握起那挺機鎗掃射。」

我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們的戰術，每一架驅逐機在到達我們上空的時候，由一個側滑開始向着我們俯衝下來。就在這一瞬間的功夫，我們將所有的機鎗，步鎗，對準牠射擊。在距離我們約有二百碼的時候，他們將機子拉平閃開，像很怕我們的射擊似的，尤其是對三十七煙的速射砲。他

們飛得很低，像一伸手就可以觸着牠們。機上的駕駛員很清楚的看得到，祇是說不出他長得像個什麼樣兒，因為他戴着頭盔和風鏡。以前我對日本人並沒有太壞的印象，現在可開始憎厭他們起來了，當我看見一架被我們擊中了，開始搖曳地下墜的飛機後。在我們後面展開了一場纏鬥，證明我們 P.40 的性能的確比他們的機子要優秀得多。有幾個傢伙，以為那是一架德國的，梅瑟斯密特在纏鬥。很顯明的我們的 P.40 不論在靈敏性，速度上，處處要佔着優勢，一回兒就咬住了敵人的尾巴，一陣短促的機鎗，前面的機子着火了，該是油箱中了彈吧，像在空中停了一停似的，就拖了一條烟尾巴摔了下來。我們眼看見三架敵機中彈下墜，另兩架我們相信亦擊中了，但是煙霧太厚，不能知道牠是否確實墜地。

那批轟炸機來襲的時候，我們感覺不到什麼興奮，實在那時我們太愈忙了。驅逐機俯衝下來的時候，我們儘量讓他們嘗試我們的鉛彈，直到他們嘗夠為止。常他們將機子從俯衝中拉平的一刹那，我們將手伸在鼻子上，扮個鬼臉，對他們嚷着：「將這批

小子揀出去！」一直到他們真正離開了我們，才停止射擊。這次空襲一共是五十三分鐘。

我們站起來彼此看看，大家全是滿身泥土，事後想來頗覺好笑，首先是他們佔了上風，但我們一回手，情勢就轉好了。現在我們却很喜歡他們會再來光臨一次，我們正等待着。

(J. 斯密司作)

二

星期一中午我正在寫一封信給母親，祇寫了「母親大人」這幾個字，老天！就來了事情，我將信放進衣袋（後來還是寫成了）立刻跳上我的砲位。轟炸機正對着我的右上方飛來，被炸彈激起的泥土，一陣陣從頭上淋下來，灰塵厚得什麼都看不清楚，彷彿像看見我們的第一分隊是被擊中了。我們發現那些轟炸機，開始向他們射擊是已經太遲了。牠們早就飛出了我們的射程，這使我們氣得幾乎要發狂！

我們自己的戰鬥機早就起飛了我

相信他們會將敵人截攔住的。驅逐機衝來的時候，我恰好跳上自己的位置。我倚着沙袋，兩膝蹲下，握住一挺機鎗正預備射擊。就在這時候我掛了彩。我想我該是全美國陸軍中最幸運的傢伙，假使我多伸出我的身體六英寸，那就完啦！祇感覺到像一根燒紅的鐵絲穿過我的右臂，一陣辛辣，接着有些血流出來。可是時間短促得使沒有再對傷處有所關懷的餘地，將血抹掉一點，我繼續射擊。我傷得似乎并不厲害。

我們知道他們祇有從右面俯衝下來才能射擊我們，所以我們等着，待他們衝到離我們很近的距離，才一齊開火，第一架被我們擊中了他的發動機，一陣煙火就摔了下來。我們高興得歡呼起來。我們抱着死的決心，可是事情既過去了，却亦感覺得頗為輕鬆，大家對戰爭都發出了興趣。事后自己想究竟是什麼奇怪的力量使我們有這種戰績，祇是這幾個人，沒有長官指揮，我們的少尉還在喫飯，我

們祇是幾個小軍曹而已！這充份表現了我們的戰鬥精神，自始至終我將以這件事情是值得驕傲的。這次我們並沒有損傷一個人，可是他們却有。現在我們是知道了怎樣對付他們的法子，我希望他們會再來光臨一次。

(P·胡美克作)

X X X

往歲，十二月八日，日機首先閃擊菲島之克拉克機場，本文敘述兩防空軍曹防禦之經過，作者司密斯年廿一，胡美克年二十二，均來自新墨西哥州之卡爾斯巴特。彼等曾受國防軍訓練，同僚有八十三人駐防菲島。

美國生活雜誌編者附記

雪地觀小蒼鷹起飛

希文

春雪把整個機場銀粧起來，似瑕玉般的純潔可愛。晴陽露出了溫和的臉，親熱地向她吻來。

是這樣一個美麗的機場，喂養着一羣草綠色的小蒼鷹。一大早就嘈嘈囂囂地大聲唱，吵着要老母機領牠們飛。

飛，一齊都向着淡藍的海空飛，雪光反映到他們身上來，一剎那射出了銀色，金色，透明地，

那些眩耀着你眼睛的光彩。

告訴你，這是祖國生命的光彩，祖國最猛勇的空戰隊，她們來自廣大的西北原野；要向那自由祖國的心臟飛。

你喲，祖國的鐵鷹！

孫躍冬

出沒在白雲間，

穿着梭子。

飛翔在廣闊的高空，

呼唱着

宏壯的歌聲！

勝利的歌聲！

啊！
你喲，祖國的鐵鷹！

街上的人們都仰起頭來，

喜笑掛在每張面孔。

老年人的白鬚

顫動着，跳躍着……

孩子們拍着手唱歌歡迎！

賣零食的挑子，

不知是放到了什麼地方，

只是仰起頭應和着……

『我們的，是我們的……』

『是剛才打了仗回來，

你看呀！

多麼威風，多麼光榮！』

『一架，兩架，三架……』

二十架，二十五架……
啊！這麼多呀！……』

聲音發自千萬張口中，

聲音蕩漾在每條街巷中。

呀！
你喲，祖國的鐵鷹！

我看見你了，

我看見你像一個人：

那粗壯的身軀！

那威武的面容！

誰又說你年青？

（是的，你年青，

你却又這樣能幹！

你却又這樣威風！）

我是剛從艱苦的路途上來，

落脚在這座城的街上，

我就幸運的看到了你，

你喲，祖國的鐵鷹！

我願不得解下肩上的行囊，

我高興得血管要裂崩，

我跳躍着，呼叫着……

用手指數着你——
你喲，祖國的鐵鷹！

啊！

我是祖國戰鬥的一員，

我太親熱你——

你喲，祖國的鐵鷹！

我却又與你太生疏，

生疏你的歌聲！

生疏你的陣容！

是的，

我是一個生長在

北方風沙漠野的孩子，

我是一個生長在

仇敵欺辱下的孩子。

我記得——

北方的漠野，

整日被封鎖在艱困的嚴冬，

受着敵人的欺辱，

忍着難忍的傷痛！



我記得——

北方的天空，

永遠是一抹單調的黑灰，

頭頂上盤旋着紅日，

聽着敵人的威脅聲！

「我們的飛機，

幾時來北方飛呢？」

「我們的飛機，

來北方飛一飛吧！

讓我們也吐一口氣！

讓中國人揚眉吐氣！」

每日，

北方的父老們，

千萬顆真摯的心盼望着，

盼望着你——

你啊，祖國的鐵鷹！

你啊，祖國的鐵鷹！

他們盼望你去

保護我們的土地，領空！

他們盼望你去

替他們揚眉吐氣！

「看！我們也有飛機！」

他們盼望你去

帶給他們白日，光明……

七月，

終於敵人的魔掌，

觸到我們的土地，領空……

父老們再不願過欺辱的日子，

起來了！

起來與仇敵拚命！

啊！

他們仍然盼望着你——

你啊，祖國的鐵鷹！

他們盼望你去

幫助他們與仇敵鬥爭！

如今，

我是奔走出來了，

奔走在祖國每個角落，

我要把沈睡的人們喚醒。

今天，

我們第一次在這裏相遇了。

我高興得跳躍着，

我望着你——

你啊，祖國的鐵鷹！

我望着你，

我想起了「二二八」「四二九」，

你曾被侵略者

爭奪來的光榮！

我想起了

閻海文，劉粹剛，陳懷民……

我們歷史上不朽的英雄！

我望着你，

高興的盤旋在上空，

雄壯的唱着勝利的歌聲，

一圈，又一圈……

「青天白日」

——那代表着和平自由的標幟，

炫耀着我的眼睛！

我望着你，

盤旋着，

呼唱着歌聲，

一圈又一圈……

一架又一架……

撲落在機場的懷抱中。

四〇，十二。

太陽已卸過西天，大地開始黃昏了。

隔在遠山的後面，大概太陽又在那兒闖禍了，半壁的天空裏都飛耀着火紅的蝙蝠，也許是她自己不小心，跌碎在那巍峨的山峯後面。

蒼在我們頭頂的半壁天，却又是那麼靜寂的，沒有一絲閃雲，和冒失的一粒星宿，一輪金黃的月亮，嵌在這翡翠色的天幕上，就如同愛人的眼睛一樣的清朗，明亮。

廣場的南面，送來一陣陣風，輕輕的拂過甬道兩旁成列的洋槐樹，濃密的枝葉漾着一陣輕微的綠波，吹着廣場上青青的青草，送進我們鼻孔裏來一股野草的氣息和土香，引着遠樹脚下的一線炊煙。

雀鳥們，帶着勞累翅膀，向着窠穴飛翔，整日不住在頭頂怒吼的風聲也靜在地上歇息了；這是多麼靜美的傍晚啊！

差不多這是不會間斷過的，除了是沉沉的雨天。在廣場的北面，這緊擁着灰黑色營房的一個角落，在暮色依稀的光景中，總有幾個蓄著髮式的青年，不規則的圍坐在草地上，圍領短衫的襯衣中，露出一對對健壯的胳膊，他們輕鬆的談論着各種的問題，有時也會無限制的聊到天地鬼神或風花雪月。在一天的工作裏，同可怕的熱魔惡鬥過來，現在可以爽快的對着涼風撒去了一天的疲勞了。

最初，他們常談到生活的困苦，痛恨着「戰鬥的命令」就像隔了一世似的，老不能落到他們的頭上，繼而再各人尋搜着自己的題目來作談話的資料，總是談得非常爽快的

才去睡覺，甚至有時談起笑話來，惹得大夥兒都捧腹大笑；有一次，喜歡笑的老丁偶然想起一個從前的同學，教官帶他飛行完畢後，他下飛機來，不等向教官敬禮和聽教官的講評，他就一個勁埋着頭開走了，其他幾個同學莫明其妙的注視他，他拚命的搖着頭，沮喪的說：

「唉！今天飛得 Sorry！ I'm Sorry！……」同時自己又用右手在自己的頭上，播了一拳。

這個故事他講給大家聽了，使大家都笑得不可開交。尤其是他自己，連說帶笑睡在草地上打滾。可是今天，奇怪透了，一向愛說愛笑的老丁，却覺得悶悶不樂，誰都不明白老丁今天為啥這愁眉苦臉的。

「老丁，幹嗎今天不愛笑了？」

「我覺得不高興，我不喜歡笑！」

「為什麼？」

「待在這兒太乏味了，老實說我快急得發瘋了，你們想，一個長滿了羽毛的雀兒，你們一定要把他翅膀綁着不讓它飛，你們猜它會有怎樣的感覺？」

「當然不痛快啦！我們已等了幾個月了，幹嗎還不讓我們出動一次呢？」

五個人的頭，都不約而同的低下來，五雙眉毛，都在臉上倒劃着八字，眼睛死死的盯着交叉在自己胸前的腳上。

夜，漸漸的襲來，西天已失去了蔷薇色的迴光，火紅的蝙蝠飛到更遠的地方去了，天幕已嵌添了幾粒星宿，草

下懸在低處，甬道旁邊的電線桿上，吐出一朵朵淡紅色的光亮，明月也撒下一層銀輝。

甬道上，移動着伙伴們的身影，三個，五個，散步着，細談着，走向教室或寢室，走廊響着一陣木履聲，向着浴室移動去了，在草坪的那一角裏，傳來一陣清朗的歌聲。

「……………」

等待着戰鬥的命令，
準備着隨時的出擊，
我們誓將我們的鮮血，
灌溉祖國自由的葩。

……

「我在家鄉的同學，有好多現在都已經在前線殺敵陣亡了，有的在幾年的轉戰中，建述不少的戰功，想不到他們已戰死了，而我還沒有拔過鬼子們的一根汗毛，我太慚愧了，我太着急了！」

終於老丁的自白，突破了他們之間的沉寂。

「是啊！我爸爸在南京炸死了四年多了，我還沒有替他報過仇哩！」長個子的C接着說：

「你們看這封信吧！……」老丁在褲袋裏掏出一封信來，乾脆的交給長個子C，大家也都圍起來看，在信紙上這樣的寫着：

「××，我們敬佩的飛將軍，不見你好幾年，也許你早已忘記了我的名字了吧！我還記得，中學時代我們是多麼相好的朋友啊！我很埋怨自己的身體使我不能和你一塊兒學飛，我是被永遠限制在地面上了，我只有永遠的敬佩你——我們敬佩的飛將軍。」

「我是第三次作戰受傷了，昨天接琅弟來信，知道你的住址，我到醫院來已經快四個月了，我這次受傷比較重，是被敵人驅逐機對着戰壕掃射的，腿上中了兩彈，腹部中一彈，所幸還不大危險，也許還有重到戰場去的希望，所以現在我還是很高興。」

「聽說你是專門學習轟炸飛行的，這四年來，我們部隊所消滅的敵兵，不過一萬多人的光景，可是我想在你的手中，花不了一天就令比我所殺死的多幾倍，你的威力真大啊！不知比我們大過若干倍，我現在覺得很慚愧同自怨。」

「不久前遠征緬甸，想你一定也去了，你能告訴我一些如何勝利的消息嗎？前線的弟兄們，非常之期望你們助戰，如同旱久求雨一般的殷切；他們已飽嘗了空中威脅的苦痛，我也是一樣，我永遠記得那紅膏藥的飛機俯衝下來向我掃射的仇恨！××，你能消滅他嗎？你去粉碎他吧！我知道你一定可能，因為在你四年來的戰史上，一定樹立過不少的奇勳了。……」

字跡越來越潦草，四圍的光線越來越暗淡，幾個腦袋幾乎併在一起，鼻尖却幾乎碰住了信箋，不敢大意的呼吸，好像怕把僅有的一縷月光吹散了，這角落裏沉陷於非常的靜寂之中了，可以清晰的聽到寢室的一端傳來「砲將軍」的聲音。

「哦——」接着是一陣棋子棋盤的撞擊聲。

在寢室的另一端，有人突然用正經的嗓子，宣布似的說：

「大家注意，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明天起，開始檢查體格，下禮拜出發到印度參戰。」

「那麼你快學印度語言罷！」一個輕挑的反擊。

「噯——」羣人不約而同的嘈雜著；「八十四吋的口徑！」

「並不是我『放大砲』，告訴你們，信不信由你……」

頓時揚起一陣格格的大笑，於是沒人再提問題了，一場風波又告了結束。

慘淡的月光，投撒在老丁的面龐上，仍然是苦悶的臉；當長個子交送他這封難以回覆的信時，老丁的眼睛中，頓時好像噴出一朵強烈的火光，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手中的信使動捏了一下，同時大聲的說：

「假若現在挑選敢死隊的話，我一定第一個去報名！」

「誰都這樣想呀！」大家像頂嘴般大聲說。「我們都是爲了作戰而來的，報仇而來的，難道誰還想就這麼昏昏迷迷」

出擊演緬記

(上接第一六六頁)

無情地轟炸掃射，一直到這罪惡的洪流靜止。——野心停止跳動！

天氣一連又是兩天不大好，五月十號，再轟炸薩爾溫江西岸敵砲兵陣地，使它長期休息。地面敵人的蠢動已呈現停滯狀態。

在連次的轟炸中，「飛虎」也有時帶上個把小炸彈到前線去過過轟炸機；然後翻上翻下地掃射一陣，也許是這很

送的混一個大官作嗎？或者想發一筆財而來的嗎？」

「說想出個風頭而來嗎？可是這已經不是出風頭的時候了！我只想能痛快的去多作幾次戰，那怕被敵人打落下去，我也甘心……」

「我非要等待着那一個機會不可，我用鮮血來寫他這封回信……」

「……」幾顆紅熱的心，在胸中突突的衝撞，老丁講話聲音都戰抖了。熱血漲滿了每條血管，快爆炸了。

涼風拂撫着老丁火熱的面龐，星宿們擠眉皺眼的在天空閃爍着嘲笑的眼光，夜，已將黑幕披向人間，月兒躲進雲塊裏去，靜寂的原野裏，喧着雜亂的虫聲，時鐘指示出來，是夜裏八點了。

一九四二·五·二六。

難碰到敵機的掩護工作使他們覺得太「沒味」了。轟炸機上的神槍手因爲遭遇不到敵機較量較量，也祇有幫忙着向地面上的敵人掃射。

五月十一號，偵察敵人砲兵陣地及敵人是否還有渡江的野心，發現沒有了。偵察完畢，又投下幾顆炸彈。然後與X處我陸軍部隊連合作戰。

「你不來，我可要去了。」

於是我地上部隊渡薩爾溫江襲敵，此後神鷹就與陸軍聯合進攻敵人了。

當我訪問畢歸來時，心裏感覺到一片很輕鬆的味道。

在飛機裡做夢的故事

焰 戈

下午四點鐘左右，崗谷中尉吃得醉醺醺的從城裏乘一輛人力車趕回營房。

他滿嘴角垂着涎涎水，蹣跚的剛要踏進他的寢室，一眼發現桌上封從遠隔海洋祖國家鄉裏寄來的信。這很熟習的字迹，他知道不是誰的，是他愛人騰子寫來的。他高興極了，胸膛裏頓時燃奮欣的狂焰，他捧腹的癡笑起來。

「親愛的騰子，你還未忘記我這遠征的軍人呀，好久啊！我沒……你看今天我又吃醉了，哈哈……親愛的，你一定不會知道，我是爲着了誰呢！」他好像還沒有說完這些囉嗦的話，他感到了酒後暈醉，不能支持，他本能的連人連信一下甸甸地倒在床上。

天色已將黃昏，窗外織縲着逐漸加濃的夜色。房門忽而啞的一響，古屋大佐走進了崗谷中尉的寢室。室內黑靜靜的只聽到呼呼的鼾睡聲，他扭開電燈，咳嗽一聲。

「崗谷，崗谷。」

崗谷中尉猛的從睡中驚醒，看見古屋大佐，他即刻一下爬起來，惶悚不置的連聲說：「是……是……是……」一種撒謊的態度，幾乎要使古屋大佐發笑了。

勇敢的崗谷，你今天又吃了酒？……上面的命令，明晚我們的轟炸隊要出發夜襲敵人××城。明天先派你飛去××城偵察，這兒是支那空軍根據地。偵察敵人有多少防空的飛機！敵人航空隊怎樣部署以及××城顯明的地形地物，劃一張簡明的路圖，飛回報土。這一個重大的任務

，我很相信你能夠完成。

「明天，是明天嗎？」崗谷中尉不停的翻着惺忪的眼睛。

「是，就是明天，明天上午八時出發，你今晚須得準備準備。」古屋大佐帶着很肯定的語氣說。

「勇敢的崗谷，我知道你，在這一條航線上你是很熟悉的，不過，這一條航線裏，是敵人飛機最活動的範圍，你必得要當心，當心途中截擊的敵機。但是，這一個重大的任務，我很相信你能夠完成。」古屋大佐頻頻叮囑之後，挺挺胸，轉聲響着皮鞋走出去了。

他呆呆的望着古屋大佐在黑暗裏消失的身影，他屏息了半響，非常懶懶的長吁一聲。心頭忽然記起一件事，他又快活得跳起來，順手就在床上找得他今天收到的那封信，他一字一句默默的讀着。

這一間孤靜的小房，劃分了我孤靜的世界。每天我伴着孤靜的身影，過着我孤靜的生活。親愛的，我能告訴你一下甚麼呢！我真寫不下去，這一紙一筆，帶着的呀！

好容易看到你二月十三號寄來的信。這封信是從××市轉來的，我早就離開××市兩個多月。我像是一隻小鳥，帶着幾分驚慌，穿進了舊日的林間，崗谷，你一定沒有想到吧！現在我失業已回到故居的鄉下。我不會感到失業的苦惱，因爲我也很願意離開這厭人的地方。

在鄉下我求得暫時的安靜，然而，我何嘗又得到了安靜！媽媽和爸爸是最愛我的人，可是他們好像也不知懷着甚麼心思，常常對我是這樣說：「騰子，你爲甚麼要如此愛着崗谷？他出征國外，說不定而今已經沒有了性命，就是你將來嫁給他，我看是不會有好處呀！做飛行生的妻子，總是遭到孤獨終身的，好孩子，你應該聽順你爸媽的話。」我真討厭聽這些，我同爸媽他們吵過嘴，甚至吵得他們發起怒來。

親愛的崗谷，你說，我怎能怪得愛我的爸媽，他們實在太關懷我這一個未嫁的女孩。我不能忘記我們過去的時日，我是這麼深深的愛着你，我那能依順得我爸媽他們的話，我們倆的愛情已串着我這一顆倔強而純真的心。

我親愛的騎士，你去年春天二次被選遠征國外，這是多麼光榮的事，不獨你自己非常高興，我也爲着你感到無上的快慰。你該沒忘掉吧？你臨走的時候，我送你到海邊來，你要搭上海輪，我倆淌着惜別的眼淚對着海水發誓的事。

你不是說過，最遲在來年的春天，你總得要回來的。我也曾應允過你；在你很快的再次返回祖國之後，我們未選定我們的婚期。今天我提起筆，寫這一封遙寄給你的信的時候，窗外正傳來燕語鶯啼的聲音，遍山遍野開放着美麗的櫻花。啊！是春天了。崗谷——我親愛的騎士，你猜，這時際，我的心裏該在幻想着一些甚麼？

一年了，你這一個沒有歸家的孩子，我要說你，我要說你粉碎了我平靜的心……戰爭，牠奪去了人類的愛，奪去了我們的愛，牠使人類走近毀滅，牠使我們分離。親愛的，我們是怎麼這樣如此不幸，生長在這一個年代裏。

每天的黃昏，我獨自散步在郊野，我看見天空迂迴飛翔的鴿子的時候，我就好像要減少一分寂寞。「你白色美麗的鴿子！我如何的愛着你，黃昏了，你展開飛回吧！」我望着遙遠的天邊，向着落日的晚霞祈禱，我把無邊的希望，寄伴着我孤靜悵鬱的心……。

崗谷中尉他像理不清情人心裏的情絲一樣，往覆一遍又一遍的讀着。自到他的眼睛模糊，看不清字迹，信箋上動蕩着漣漪的光圈的時候，才把信好好摺上，放在桌前。他閉上眼睛，似乎是對他遠在祖國的愛人靜默了幾分鐘，然後，他又自言自語的說：

「戰爭，牠奪去了人類的愛，奪去了我們的愛，牠使人類走近毀滅，牠使我們分離。……戰爭是天降的？……還是人爲的？」

「明天，明天八點鐘。……啊我不能，我不能在今晚回她的信了。……命令高於一切？……還是愛情高於一切？」

他懊惱極了，半響，他在壁上取下地圖卷，在電燈的光亮下，開始計劃這一條去X城偵察的航路，他用鉛筆在地圖上畫一道直線在地圖上雖只有幾寸長的長度，計算往返的航程，他的飛機要續航到五點到六點鐘之久。

隔壁房子裏的掛鐘，噹噹……已響着十二點。今晚的時間過得太快，因爲明天的任務，他不能不早點就寢。於是他迅速在地圖上還記了一些記號之後，關滅電燈，連襪子都沒有脫，就睡上了床。

他勉強闔上眼，而腦子裏却連串般的想到了他親愛的騰子，他想到怎樣去向右屋大佐請假回國，他想到與騰子最好幾時結婚，結婚後，應該去那作蜜月旅行。他又想到

將來與腦子怎樣過着最理想，最幸福的生活。

「糟了，我不能睡下去了，我想這些做甚麼，明天的任務，須要我的精神呀！」他絕力想克制自己口裏應着隔壁房子裏「的得」「的得」的鐘擺聲，念着數目字。他焦急的想睡下去，結果，在他腦海裏翻了一個筋斗，他親愛騰子的影子又從落在他的腦海裏。一夜轉輾在床上，潮水般的思想，糾纏着他，使他不能得到一分一秒的安眠，他只好瞪着眼睛，望着床頂，等待天明。

翌晨，彷彿中聽到營房前面的流水聲，他很欣喜，以為外面今天在下雨，正好可以免除八點鐘的任務。他一點也沒有留意的爬起來。當他捲開窗簾一看，一輪火紅的太陽，正點燃着東方的霧靄，刺着他沉重般的心。

他盥洗完畢，吃過一點早點，著好飛行衣，帶了地圖囊，準備乘車去機場。雖然昨夜整夜未睡，他不敢耽延今天的任務。他剛要走出營房，感到了頭部暈眩，精神有點恍惚。他想：「這個任務，不知是否可以挨過一天，今天我的精神實在太壞，我應該去向古屋大佐說說看，我坦白告訴他我昨晚的失眠，或許會允許我的請求的。」

於是崗谷中尉折身走到古屋大佐的辦公室，報告進去，他看見古屋大佐正坐在一張靠背沙發上，吁呀呀的抽着一隻煙斗，一張鬍鬚，一幅鐵青的面孔，鷹一樣的眼睛，巴巴的直盯着他，使他含畏一時不敢說話。

「我，我想……。」

「你，你現在可以出發了。」古屋大佐看一看手錶，又說：「時間已經是快八點，現在我沒有別的囑咐。勇敢的崗谷，這一個重大的任務，我相信你能夠完成。你馬上就出發吧！」

「是……。」崗谷中尉只好沉頭唯唯，失望的走出古屋大佐的辦公室，坐上汽車到了機場。

正是八點鐘，一架單座偵察機，翩翩的向着西南飛去。

天空碧朗如洗，「能見度」非常良好。飛機飛在五千米的高度，清楚的看見地面上的一條一條的河流，一層一層的山巒，再再地落在後面。崗谷中尉，他看看地圖，知道已飛過了一段航程，地圖上的直線，漸漸縮短了距離。

這時候，崗谷中尉昨夜的失眠，發生了作用，使他感覺精神上疲倦的威脅，他本來是一個富有經驗的飛航員，作戰以來，他擔任過好幾次偵察中國後方軍事要地。雖是遭遇過不少危險，可是都很幸運的得逃，這樣過去的實事，也增強他不少自信力，這五六個鐘頭的長途任務，在他的心目中，看來，是很輕易能為的事。

他把飛機的水平調好，讓飛機很平穩的飛行，他閉兩眼，想靜甯的休息一下，輕輕的握着駕駛桿，憑他優越的感覺駕駛術，汽流的振動，迅速的將飛機改正，發動機營營單調的聲音，奏着催眠的曲子，使他蕩然欲睡。

半響，他驚恐的睜開兩眼，望着遙遠的天際，竭力把胸部挺開，做一下深呼吸，像要與睡魔搏鬥似的，振起精神來。他扭開飛機左側的收報機，在耳機裏聽到了他日本國廣播的海軍進行曲，他興奮一陣，而終於被睡魔抓住，把他帶進了夢鄉。這一架飛機，像他一匹良好的駿馬，依着它固有的安定性向前飛進。

古屋大佐是一個很能體諒部下的長官，准他兩個月海國的結婚假，他歸心似箭，搭上當天開往祖國去的輪船。

騰子，他的愛人，早知道他返國的消息，前兩天趕到海濱××港準備來接他。果然船攔××港，他與沖的走上岸，一眼就掃到了站在人羣的騰子，兩人熱烈的握手狂吻，又互相問之後，僱一輛車子一同回到他的家裏。

籌備結婚禮，着實使他忙了幾天，結婚的這日，非常熱鬧，騰子和他的親友們都來了。

騰子裝飾得真是美麗，一幅蛋形的面龐，加上一點稀薄的鮭粉，顯得非常潔潤而嫩白，苗條的身材，穿上一件纏身的和服，更加姿態嫵媚，烏黑如雲的卷髮，頂着拖長拂地的白絹紗。微笑的小嘴，說着平明溫雅的話，一對晶瑩的眼珠，不時對他擲過一個美妙的睨視。

「啊！我親愛的騰子，你是世界上最高貴，最美麗的女人。」他幾乎要從心裏叫出來。

婚禮將要舉行完畢，來賓們紛紛的請他這一位遠征返國的新郎演講，於是他一點也不躊躇的走上台前，開始講述他遠征的經過。

「……我兩次被選出征國，這是我感到最光榮的事，我在戰場上所負的任務是最重大，也是最危險，作戰迄今，我沒有一天離開過我的飛機，沒有一天不是飛去戰場上，這幾年來的作戰生活，雖然是很辛苦，而我的身心是很愉快的……。」

「我們大日本的空軍，自從對敵作戰以來，一擊就粉碎了支那的空軍，我們不獨奪得了整個戰場上的領空權，而且我們控制了整個東亞的領空。我們大日本的航空隊，在今世紀的戰場上，沒有再比我們還要優越的，我們可以向世界上，向任何一個強有力的空軍國家挑戰。」他略靜片刻，把眼光停止在某一點上，用意的使臉色莊重深嚴。

然後，他又眼光對來賓驟然橫掃，想更加提高他的聲子，繼續的說下去，最後他的喉管塞住了似的竟變成了嘶啞。

「……戰爭，我們須要戰爭，我們要用戰爭毀滅宇宙的一切，我們要用戰爭建立我們的新世界，有戰爭就有我們的幸福，有戰爭就有我們的生存。……我們日本國的人民，應該知道，在這一個人時候，只能說是我們戰爭的初期，也就是我們吞吞支那，征服世界的起始。諸位！我們要奮勇前進，要隨着我們戰爭的砲火，走完全地球的盡點……。」

他覺得今天，出乎他意外，自己能夠講得如此激昂有力。他覺得他真像一個演說家，他的演說詞，能夠控制千萬萬聽衆的心。講完後，看到來賓們全都站起來，高呼皇萬歲，接着他又聽到拍拍不停斷的鼓掌聲。

×× ×× ××

當崗谷中尉偵察機起飛之後，中國空軍早有情報，從××城起飛三架驅逐機，飛往襲擊。

一幕最緊張的場面，馬上要出現在崗谷中尉的目前，三架驅逐機，佔好位，從雲層裏奇襲下來，咯咯……三條火龍般的子彈，不停斷的落在崗谷中尉的飛機上。

崗谷中尉，從夢中陡然一下驚醒，看到這突來的劇變「呀，我是在做夢？多美妙的夢啊！」他眼前閃過一道火光，飛機變成螺旋下降，全身一陣麻木，感到了絕命的痛楚，在他生命最後一瞬間的靈感中，他知道他沒有完成古屋大佐相信他能夠完成的重大任務，他知他是在飛機裏做了一個渺茫的夢。他知道他是在這渺茫的夢裏毀滅。

完

防毒須知

- 一、遇空襲時，敵機或有使用毒氣可能，特訂定此辦法，凡我軍慶及附近各縣鎮人士，須一律切實遵守。
- 二、敵機低飛洒下雨點，投擲可疑物品，或投下炸彈，發出刺激特臭，俱為用毒象徵，但是否確係毒氣，須經防護團隊偵毒人員之判別，切不可妄自聲張，擾亂秩序，如係擲下物品，除取一部送請當地衛生機關檢驗外，餘一概應予消滅焚燬。
- 三、遇敵機用毒，務須沉着鎮靜，切勿驚慌張，應採取適當防毒處置，聽從防護團員及防空洞長的指導。
- 四、各機關法團學校工廠商店住宅，平時須多準備清水肥皂或漂白粉以備應急消毒。
- 五、聞空襲警報後，每人須牢記攜帶防毒面具，或防毒口罩，沒有肥皂液等代用品，及毛巾草鞋，（或膠鞋）進入附近防空洞，或疏散田野鄉村。
- 六、聞毒氣警報的鼓聲，有防毒門裝置的防空洞，由洞長或副洞長見機放下防毒門簾，無防毒設備的防空洞，亦須聽從洞長的指揮，戴上防毒面具或口罩。
- 七、疏散田野曠地的人們，見有毒襲，可能時須即戴上防毒面具或口罩等，並須準備雨衣雨傘或斗笠，以防敵機洒毒。
- 八、無防毒設備的防空洞，見毒襲使人本洞，而洞內不能支持，須由洞長或副洞長及段長率領避難人民依次出洞，進往上風或高地，切勿擁擠慌張。
- 九、出洞時，如發現地上有糜爛性毒氣的細狀液體時，須逆風或側風繞道通過，如無路可繞，則戴口罩穿草鞋用快步強迫通過。
- 十、通過毒氣後，染毒草鞋，即行掩埋或加毀，勿亂拋棄，身體沐浴消毒，更換清潔衣服。
- 十一、中催淚噴嚏性毒氣，眼鼻暫時難受，並無性命危險，須用清水或小蘇打水洗滌如有昏迷，置通風處靜養少頃，即可恢復健康。
- 十二、中窒息性毒氣，須解衣進養，保持體溫，飲熱茶，忌勞動，重者送醫院治療。
- 十三、中糜爛性毒氣，即用棉花吸去毒液，塗上漂白粉漿，並用汽油煤油酒精洗滌。隔十分鐘後，用熱水或熱肥皂水沖洗身體，沾毒最多時則施行沐浴。
- 十四、衣服稍毒，用水煮沸，物品消毒，用煤油或酒精洗滌，食物飲食染毒，經檢驗後，不可食用。
- 十五、消毒用後之棉花紗布等，應立即焚毀，或掩埋，切勿亂丟。

本刊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依法准予免審原稿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

G調 3/4 「5—5」
(輕快舒壯地)

夜航長征曲

海 燕 陶
陶 沙 曲

5 5 5 6 5 3 3 | 5 6 5 1 0 | 3 2 2 3 2 5 5 | 2 3 2 1 0 |

大地變 成深遠(的)海 洋, 晚風載 起長征(的)翅 膀,

5 5 5 6 5 1 5 | 0 2 2 2 3 1 | 3 2 0 0 | 5 4 4 4 4 |

星星 微笑, 馬達 歡唱, 勇敢的健

2 7 5 0 5 5 | 5 5 6 4 | 4 1 3 2 1 | 5 5 5 6 5 1 5 |

兒 啊! 結成 堅強浩 濤的 鐵 陣, 對正敵巢的航向,

0 2 2 2 3 1 | 3 2 0 5 5 5 6 5 | 5 3 4 5 5 0 3 3 | 5 4 3 3 2 2 3 3 |

聯絡電波的 呼喚, 我們帶來了復仇的炸彈, 我們担負起民族的希望,

0 5 6 5 1 1 | 3 1 2 — | 5 5 5 3 3 2 3 3 | 5 5 5 2 2 3 2 1 |

趁着這更深 夜闌 飛進了敵人的睡鄉, 粉碎它侵略的迷

1 — 5 0 | 2 3 1 3 5 | 5 6 5 2 5 3 | 3 1 1 — ||

夢。 看! 勝利的光, 照耀着凱旋的 翅 膀。